

大儒丘濬·乡土情深

赠书兴教为海南

本刊特约撰稿 陈雅如

“地角天涯最远乡，我家住在海中央。他年乞得身归去，追忆经游梦一场。”成化十年（1474），五十四岁的丘濬在诗《甲午岁舟中偶书》中再次展现出深厚的家乡情怀。

丘濬一生有着强烈的家国意识，这与他接受的儒家传统教育和遭遇的家庭变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他七岁时父亲去世，在祖父和母亲的抚养下长大，年少好学，崭露头角，后参加乡试中解元。海南是他的根与魂，家人是他最柔软的牵挂。

出仕后，丘濬长期在京为官，在竭尽所能为国尽忠的同时，他不忘宣传推介家乡海南，并通过兴修水利、创办书院、培养门生等方式为家乡作贡献。



位于海口市府城的琼台书院。据传该书院为纪念丘濬（别号“琼台”）得名。 李幸璜 摄

获悉母亲去世 北漂十六载，他归心似箭

成化五年（1469）八月，丘濬终于得到一次回家的机会。母亲去世的消息传来，在翰林院文渊阁的典籍堆里，丘濬缓缓放下了正在抄录以备付梓的稀世孤本《曲江集》。

将丁忧事宜上疏后，很快得到皇帝的恩准，而他日夜思念的家人已等候他数月——自景泰四年（1453）赴京师，丘濬已阔别家乡琼山十六年。

景泰五年（1454）高中进士后，丘濬的职位由翰林院庶吉士渐次升为侍读、侍讲学士等。侍讲学士从五品，专为皇帝或太子讲学。天顺八年（1464），正值明宪宗登基，丘濬充经筵讲官，为皇帝讲解经书。他的讲解声音洪畅，明宪宗听了非常喜悦。次年即成化元年（1465），丘濬升为侍讲学士。因工作需要，丘濬对经史的研究更下功夫，学识变得更加渊博，对经史的理解和解读有着独到之处。因而，他在朝中的威望也日见提高。然而，作为皇帝身边新兴的“红人”，这位布衣出身的侍讲学士并未沾沾自喜，反之，京师的繁华、馆阁的华贵、典籍的丰富与南溟琼州的荒服、少书形成巨大落差，使他如坐针毡。丘濬恨不能早日归乡，把在京城所见所闻所想一股脑儿带回琼州，再造出一个仪礼彬彬的“齐鲁”来。

丘濬七岁时父亲去世，母亲独自把丘氏兄弟养大，并在他童年时用心教他识字读书，母子感情深厚。母亲的去世，使他伤心欲绝。回乡后，他也没有闲着，先后建藏书石室、学士庄和奇甸书院等。

建藏书石室 鼓励后贤好学上进

丘濬是明代理学名臣，是通儒。在学识方面，因博览群书，精通的门类很多，但很少有人知道，他是一位藏书家。罗志欢在其著作《岭南历史文献》中写道：“与其他藏书家不同，丘濬的藏书活动既有实践又有理论。所著《论图籍之储》《访求遗书疏》和《藏书石室记》是体现其思想的重要文献，也是我国图书馆学的一笔丰厚遗产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丘濬当推为岭南藏书家之首。”在回乡丁忧期间，他仍继续抄录岭南籍唐代宰相张九龄的《曲江集》。这一

珍贵的孤本因他多年坚持寻觅和精心抄写而获得再版“重生”，弥补了岭南无《曲江集》的遗憾。

居官期间，他出入文渊阁，看的书都是内府秘藏的典籍，接触到的都是铜制的装书金匱，和保护图书的石室，这和图书缺少的琼州形成强烈反差。回首少年时，酷爱读书的他，读完自家的几百卷书后，经常向附近有书的人家借书，有时为了借一部好书，行走数百里，辗转十多人，或等候三五年才借得，因借书受尽白眼。至今在全国各地还流传着《丘濬百里借汉书》的故事。丘濬二十二岁时在琼州学宫就读，他暗自盟誓：如果今生有机会，一定要多购买图书度藏于学宫，让琼州的“后生小子”有书可读。成化九年（1473），丘濬在学宫内建成石室，将他平生所积攒的、经他本人精选的图书藏于其中，实现了少年时期的愿望。北上京师之前，他挥笔写下《藏书石室记》，阐明藏书、读书的重要性，训诫后人应珍惜图书，并对家乡的后贤君子寄予厚望。琼州学宫的藏书石室和这批丘濬精选的图书，使琼府的郡庠生们大为受益。成化九年后，学宫的“后生小子”中涌现出一大批杰出人才。

丁忧期间，丘濬还写下《琼山县学记》《崖州学记》《琼州府学祭器记》等。在《琼山县学记》中写道：“琼在《禹贡》荒服外，汉武元鼎中始入中国，其去圣人之居甚远，服圣人之教最后。其于圣人之道，盖闻风而起，非有所观感而过化者也。然今日衣冠礼乐之盛，固无以异于中，其视齐鲁或有过者，岂孔子乘桴浮海之叹，豫有以定于千载之前、万里之外哉？”文章还谈到建学校是郡城里的头等大事，学校可对琼州后生学子进行有力教化，是缩短与中原差距的根本，鼓励琼山学子自强不息。

建奇甸书院 亲自选教师给孩子们上课

丘濬有很深的乡土情结，是一位“爱岛人士”。在翰林院任编修时写下三千多字的《南溟奇甸赋》，用热情洋溢的文字盛赞自己的家乡，后来在家乡建书院时亦用“奇甸”二字命名。

丘濬在琼山郡城北门外建学士庄，并不是为了适时享受，而是为了晚年致仕归田时能为家乡多做点贡献，从建奇甸书院这件事中就可以看出他真实的想法。据正德《琼台志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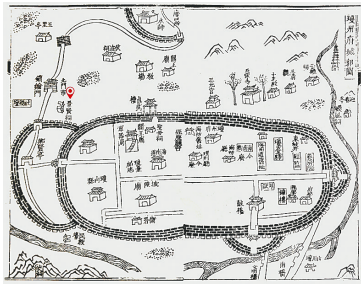
记载，丘濬建书院后，亲自选择教师来给孩子们上课，以附近的北门市的税收来维持书院的运转。

学士庄，顾名思义，是侍讲学士的居所。学士庄按传统民居的样式兴建，引入田间涌出的泉水，水环绕院内的土村、假山等，并植有从田间地头采集来的各种野花，厅堂墙上按琼北民居的形制绘有不同主题的壁画。丘濬没有按照京师馆阁的模式建庄，而是参照了家乡的建筑风格，充分流露出他的乡土情怀。然而，丘濬守孝期满回京后，就再也没有机会回琼山居住，也没有机会在自己开办的书院里教书育人，留下无尽遗憾。七十岁后多次乞求致仕归田，明孝宗皆不应允，晚年思乡心切，丘濬写下了许多催人泪下的怀乡诗。

编写蒙学教本 滋养了一代代家乡学子

居家期间，丘濬深感民风教化的重要性，开始撰写《家礼仪节》，成化十年（1474）回京赴职后，完成刊印。这一年他特别思念家乡，居家时的情景历历在目，于是写下“地角天涯最远乡，我家住在海中央。他年乞得身归去，追忆经游梦一场”等怀乡诗。

既然远离故土，不能亲力亲为地为家乡作贡献，何不发奋著书，通过写作的方式教化乡民？于是，在他升任国子监祭酒时完成《成语考》的编写和刊印，以供蒙学课程所用。《成语考》又称《幼学须知》《故事寻源》等，用骈体文写成，全书均为对偶句式，容易诵读，便于记忆。这部教材广为流传，岭南一带尤其重视，经明、清两朝，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，仍是民国时期广东省（含海南）小学语文教材。



《康熙广东通志·琼州府》中的“琼州府城郭图”中的景贤祠（奇甸书院）。 陈雅如供图

当时广东省刊印的《成语考》一般会注明“邱琼山先生原本”“内阁邱文庄公原本”或“遵依国子监原本”等，以昭示其来源的正统性。现在旧书市场上常见有清代中晚期和民国时期的刊印本，更早的藏本有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的《新镌详解丘琼山故事成语考》，是日本天和辛酉年（1681）刊印的。

广东一带现在有一些人家还藏有这部书，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还能背诵书中内容。近年，在海南澄迈的乡间找到一本咸丰年间私坊刊印的《丘公训蒙杂字原白》，这是一本冠以“丘公”之姓名编写的小册子，不知其来源何处、为何人所编。但可以确认的是，丘濬的蒙学教本早已深入人心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家乡学子。

（作者系海南省文化遗产研究会副秘书长、理事）



藏的不同版本的《成语考》。 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 陈雅如供图